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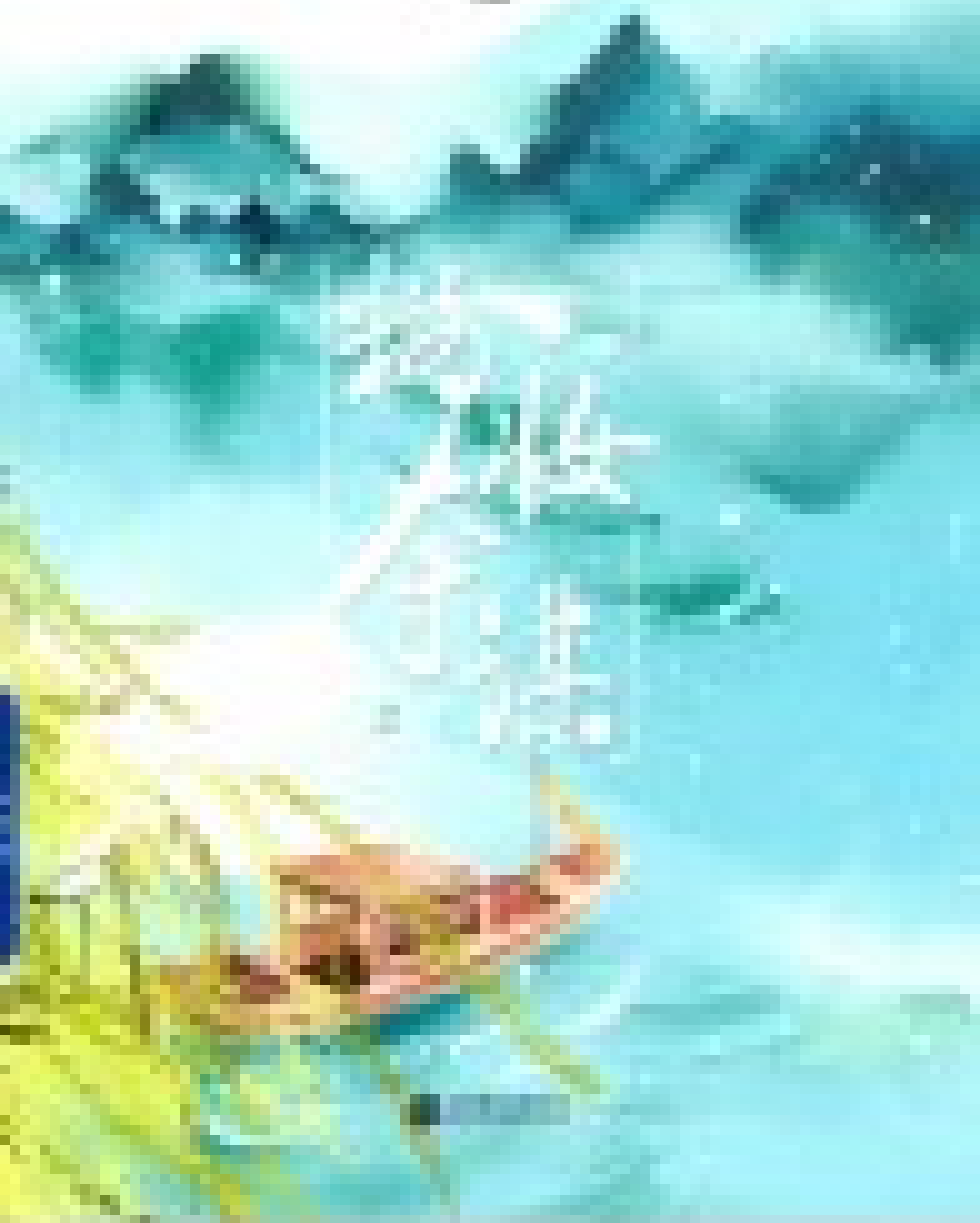
西子情

作品

杨  
梅  
舟  
谋  
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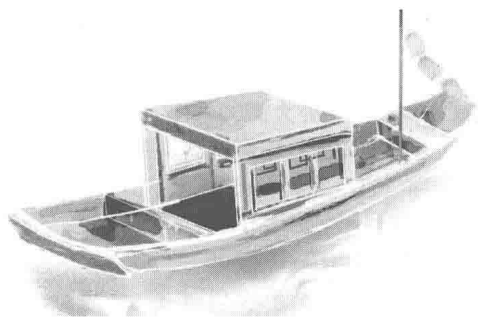


西子情

作品

粉妝奪謀

2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粉妆夺谋. 2 / 西子情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8.2  
ISBN 978-7-5596-1423-0

I. ①粉… II. ①西…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8 ) 第003755号

粉妆夺谋. 2

作 者: 西子情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红 徐 樟  
封面设计: VIOLET  
内文排版: 刘珍珍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75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3.5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423-0  
定价: 42.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花颜二

公子王孙，贵裔门第  
鲜衣怒马，少年风流

红颜花鼓，微雨折丫  
美酒金樽，懒懒桃花

京都荣华，锦绣作堆  
春意多情，云纱袖手共一醉

红粉香笺，子贵权谋  
兵将善用，兰台志难休  
风吹画暖，女儿情，碎地成荒

落英花颜在  
春起意迟迟

浓浓风花，情不归，雪月无声  
风难平，雨难静，窗前洒月光，恐照了山河，不照夜色



目 录

第一章	敲山震虎	001	第十一章	收买人心	101
第二章	纵马横街	010	第十二章	天地可依	112
第三章	以身抵债	019	第十三章	桃花找来	123
第四章	三堂会审	027	第十四章	贴身贴心	134
第五章	相思成狂	039	第十五章	不遗余力	142
第六章	情深意厚	051	第十六章	风雅之事	153
第七章	锦盒传信	059	第十七章	深夜造访	161
第八章	西坡赛马	066	第十八章	闹御书房	172
第九章	叶裳之怒	077	第十九章	惯会耍赖	183
第十章	宠上心尖	089	第二十章	决计不嫁	194



第二十一章 心满意足 | 206

第二十一章 下旨焚宫 | 312

第二十二章 行针盘问 | 214

第二十二章 闭门谢客 | 323

第二十三章 中毒截杀 | 222

第二十三章 辞官之心 | 334

第二十四章 二公初陪访 | 233

第二十四章 夜半私会 | 345

第二十五章 岭山织造 | 244

第二十五章 彻查旧案 | 357

第二十六章 将计就计 | 255

番外 小剧场之青梅竹马(11) | 369

第二十七章 深夜查案 | 266

第二十八章 铁券令符 | 278

第二十九章 查国丈府 | 290

第三十章 表露心思 | 301

## 第一章 敲山震虎

叶裳睡了半日，午时醒来，恢复了几分精气神。

吃过饭后，他带着千寒和易容的苏风暖出了容安王府，驱车前往刑部。途经南齐京城最繁华的主街，正巧陈述从红粉楼出来，与容安王府的马车碰了个正着。

陈述挥手拦住马车，千寒见到陈述，立即勒住了马缰绳，跟他打招呼：“二公子。”

陈述侧着身子，手搭在车辕上，打量着千寒身边坐着的苏风暖，问：“这个人是谁？我以前怎么没见过？”

千寒道：“世子新提拔的护卫。”

“哦？”陈述疑惑地看着苏风暖，打量半晌，也没看出个究竟，只是普普通通的样貌，清瘦清瘦的。他问，“你家世子这些年不是一直把你当作小心肝吗？身边除了你，不近外人，如今怎么新提拔了个护卫？”

千寒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回头看向马车。

叶裳从里面挑开帘幕，探头向外看了一眼，懒洋洋地对陈述挑眉：“你昨夜没回府，当真住在红粉楼了？”

陈述点头：“是啊，不是你说让我睡不着来红粉楼的吗？”

叶裳笑看着他，意味颇深地说：“看来昨日睡得很好了？”

陈述“呸”了一声：“你脑子里想什么歪的邪的呢？对美人小爷是那种唐突的人吗？昨夜与瑟瑟聊了会儿天，雨下得太大，妈妈另外给我找了一个房间歇了。”

叶裳瞅着他：“我说别的了吗？只问你睡得好不好，到底是谁脑子里想歪的邪的了？”

陈述一噎。



叶裳大笑：“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话落，他落下了帘幕。

陈述吃瘪，心里暗骂叶裳这个混蛋心眼儿转得也太快了，他刚刚话虽然没说出来，眼神可不就是那个意思吗？他气恼地挑开车帘，问：“你怎么突然新提拔了个护卫？”

叶裳靠着车壁，一腿平伸，一腿支着车壁懒洋洋地坐着，闻言问：“你听说今日皇上下的圣旨了吗？”

陈述一直待在红粉楼，睡醒了就出来了，自然没听说，立即问：“什么圣旨？”

叶裳看着他说：“圣旨命我大力彻查东湖画舫沉船和灵云大师谋杀案，着刑部和大理寺配合我。”

陈述惊异，瞪大眼睛：“竟有这事？”

叶裳点头，瞅着他说：“你素来消息最灵通，可是如今刚在红粉楼住了一晚上，就如此闭目塞听。看来红粉楼的红袖香粉把你迷得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了。”

陈述猛地咳嗽了一声，瞪眼：“少扯有的没的，我刚刚问你提拔这个新护卫的事呢。”

叶裳看了苏风暖一眼，见她微低着头，板正着脸，神色木讷，真如一名合格的护卫，他笑着说：“这两件大案交到了我手中，如今，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轰动不已。我为了小命着想，提拔一个护卫不该？”顿了顿，又说，“不只提拔他一个，只是今日带出了他一个而已，他——听话乖巧。”

陈述闻言不再深究这个新护卫，问他：“你藏着的那女子呢？”

叶裳道：“走了。”

“走了？”陈述扬眉，“怎么会走了？”

叶裳嗤笑：“怎么就不能走？我容安王府又不是什么风水宝地，她待不惯，我退了热没事了，她自然走了。”

陈述感叹道：“你不是喜欢她吗？怎么不留下她？”

叶裳瞅着他：“你问得也太多了。我要去刑部，是为公务，你的好奇心先收起来。回头洗洗你满脑子的香粉味，我还需要你帮我呢，晚上来容安王府再谈。”

陈述闻言打住话，正了神色：“咱们这些人，本来以为齐舒金秋会考先入朝，没想到你却抢先了。”话落，放下帘幕，他退开身子，说，“行，晚上我去容安王府找你。”

千寒见他退开，一挥马鞭，向前走去。

马车走了不远，陈述扬声又问：“喂，你那个新护卫，叫什么名字？”

苏风暖没言声。

千寒立即回道：“二公子，他叫千夜，子夜的夜。”



陈述品了品，觉得这名字也稀松寻常，便不再理会，向自己府里走去。

马车走得远了，苏风暖才开口，对车里问：“你身边这些与你有着亲近交情的兄弟，都这么难缠吗？”

叶裳轻笑：“你觉得他难缠？”

苏风暖说道：“好奇心太重。”

叶裳笑道：“安国公夫人死得早，独留他自己，连个能帮衬的兄弟姐妹也没有。安国公新夫人却是个能生养的，嫁给安国公后，至今接连生了三四个子女，他的身份在安国公府虽然是嫡长子，但无母亲照料，身份实属不尴不尬。尤其是新夫人所生的子嗣也是嫡子嫡女，他自小在安国公府长大，可想而知，何其不易？但凡有走近他身边的人，自然都要仔细排查，便渐渐地养成了多疑的性情。”

苏风暖也隐约知道些安国公府的事，点了点头，对他说：“他人还是很不错的，昨日，我打马回城，正逢城门要关，我迫于无奈，闯了城门。无论是向你府里求救，还是向外公府里求救，都惹人注意，不太妥当，我便向他求救了。这位二公子倒是够意思，记着灵云镇他打马闯入城差点儿踩了买药的老婆婆的人情，解救了我。”

“嗯？”叶裳听闻立即挑开帘子，看着她，“有这事？怎么昨日没听你说？”

“忘了，今天见了他才想起来。”苏风暖道。

叶裳闻言轻哼了一声：“你有多少事瞒着我？我在你心里愈发没地位了。”话落，郁郁地放下了帘子。

苏风暖又是无语又是好笑：“你可真不讲道理，鸡毛蒜皮点事，我难道都告诉你不成？”

叶裳不再言声。

苏风暖也懒得理他，淅淅沥沥的小雨渐渐停了，大雨过后，街道上依旧冷清。

过了一会儿，叶裳说：“陈述喜欢瑟瑟，瑟瑟对他未必没几分心思。”

苏风暖心思一动，说：“瑟瑟比我大一岁，确实也该考虑这事了。”顿了顿，她又道，“不过安国公府是世袭公卿，即便瑟瑟有意，安国公会允许陈述迎娶瑟瑟进门？瑟瑟可不给人做妾的。”

叶裳失笑：“你想得倒远。”

苏风暖不满地道：“瑟瑟虽然被我安置在红粉楼，但人家可不是没有身份的人。虽然和安国公府不能比，但也不是能给人做妾的，首先我这里就不同意。”

叶裳笑着说：“再说吧，八字还没一撇呢，陈述到底想不想娶，瑟瑟到底想不想嫁，窗户纸都没捅透，说别的太早了。更何况，我娶妻不容易，陈述娶妻，

也别想容易。”

苏风暖喷笑，什么人啊这是？

马车来到刑部门口，千寒和苏风暖下了马车，叶裳挑开帘幕，也下了车，对门口的侍卫道：“我要见沈大人。”

那人连忙说：“叶世子稍等，我去里面通报。”说完，向里面跑去。

不多时，里面有两位身着官袍的男子走出，一位是中年男子，五十多岁，中等个子，微胖，但人却十分精神；一位则比较年轻，三十多岁，清瘦，官袍穿在他身上，虽然合体，但还是有些空荡的感觉，他面容板正，未留胡须，神色肃然。

那个微胖的官员——刑部尚书沈明河，率先对着叶裳拱手：“叶世子这么快就来了，本官有失远迎，见谅见谅。”

那清瘦的人是刑部侍郎陆云千，也不承让，紧跟着对叶裳拱手，笑容内敛：“听说叶世子昨日大病了一场，今日皇上便交办的这么重的案子。本以为世子会歇上一日，没想到世子这么快就来了。”

叶裳也对二人拱手，笑着打招呼：“沈尚书、陆侍郎亲自出来迎，真是让本世子受宠若惊。皇命加身，已经接连两起案子，唯恐不快些彻查出来，再出第三起，实在不敢耽误。”

二人连连点头：“最近灵云镇实在乱得很，的确该好好查查。”

叶裳笑了笑：“乱的何止灵云镇？不过先从灵云镇开始罢了。”

二人面容齐齐一肃，沈尚书道：“叶世子请里面说话。”

叶裳点点头。

千寒和苏风暖跟着叶裳来到刑部会堂门口，那三人走了进去关上了门，二人只能就此止步。

刑部会堂内隔音做得很好，苏风暖即便有十步之内听音入耳的武功，也丝毫听不见。

叶裳在里面大约待了半个时辰，门打开，他当先走出来，对那二人道：“两位大人不必送了。”

苏风暖抬眼去看，只见沈尚书的脸有些凝重，气色没叶裳来时显得好，估计叶裳言语间对刑部施加了压力。陆侍郎面色倒与叶裳来时无二，看不出什么。

虽然叶裳说二人不必送了，但二人还是坚持将他送出了刑部。

叶裳上了马车，离开刑部，前往大理寺。

容安王府的马车离开，沈尚书和陆侍郎都未立即回去，而是站在门口，目送着他的马车，明显是前往大理寺。

沈尚书见马车走没了踪影，他抬头看了一眼天，道：“这天说变就变啊。”

陆侍郎也抬头看了一眼天，收回视线，看着沈尚书，道：“叶世子的意思我没听太明白，还望大人提点。”

沈尚书也收回视线，看着他，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待我告老，这尚书的位置就是你的了。你虽为人有些板正，但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在刑部多年，不会不明白，还需要我提点什么？”

陆侍郎摇头：“刑部这些事，自然不需要大人提点了。只是这叶世子，让人不明白。”

沈尚书看着他：“哦？说说你的不明白在哪里。”

陆侍郎道：“叶世子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手中拿着剑，不可能一个人不死。也许死一个，也许死两个，也许死无数个。让我们帮他收着点儿剑。下官愚钝，真是不明白，这剑该怎么帮他收着点儿？”

沈尚书“哈”地笑了一声，感慨道：“叶世子啊，传言误人。”

陆侍郎等着他解惑。

沈尚书收了笑，对他道：“今日一番谈话，你觉得，叶世子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陆侍郎想了想，说：“叶世子看着散漫随意，没半丝颐指气使的架子。但说出的话，却丝毫不随意。说不上什么感觉。”

沈尚书点点头：“你这话倒是中肯，无大错。”话落，他看了一眼四周，见无人，压低声音道，“我来说吧，他啊，能在京中活了这么多年，可不只是靠皇上宠着。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古来君恩如毒药。叶世子承君恩这么久，却没被毒药毒死，怎么能只是不通世务的纨绔？”

陆侍郎看着沈尚书：“那叶世子……”

沈尚书直起身子，道：“叶世子是告诉我们，刑部自他接了这两桩大案起，就是一条线上的人了。他势必要查清这案子背后的凶手。剑出得狠了，伤着谁，都是不可预知之事。但凡有个不该伤的和伤不起的，他却因公受过的话，受了责难，我们也躲不了。”

陆侍郎恍然。

沈尚书又拍拍他：“所以，好好办案，这件案子是叶世子踏入朝局的第一宗案子，不能办砸了。否则，不必别人拿我们开刀，叶世子便会先斩了你我的脑袋交给皇上出气。”

陆侍郎倒抽了一口冷气，压低声音道：“大人，这不会吧？叶世子不过是查案，手里如何有这么大的权力？您是正三品，卑职是正四品，也算是朝中大员。

叶世子这不是摆明着威胁吗？”

沈尚书看着他道：“你心里明白是一回事，脑子不转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皇上既然将如此大案交给叶世子，那么，就是铁了心要整顿朝纲了。什么人敢拿东湖画舫沉船的手段来刺杀王孙公子，祸引东宫？什么人敢谋杀灵云大师，打断灵云寺大做法事？灵云寺的法事可是受朝堂扶持的。”

陆侍郎心底惊了惊，没了话。

马车上，苏风暖问叶裳：“你对那两位大人说了什么，沈尚书的脸都变了？”

叶裳笑了笑，道：“这京城内外，官官相护，谁是谁的人，明面是谁的人，背后又是谁的人，比月老牵的红线还乱。我却不管这些线如何牵着，总要都挑了，才能站稳脚。所以，不给他们施点儿压力，应付我怎么成？这案子若是办砸了，我以后就别想染指朝局了。”

苏风暖点头，说：“沈尚书也忒不经吓唬了些。”

叶裳道：“能坐上刑部尚书的位子，他可不是这点儿能耐，看得开着呢。六部尚书，没一个好吓唬的。只是如今时势摆在这儿，都怕引火烧身罢了，不敢得罪我。”

苏风暖叹了口气，嘀咕：“京城真不好。”

叶裳默了下，道：“京城是不好，但有我在，你就将就待着吧。”

苏风暖彻底没了话。

来到大理寺，叶裳下了马车，着人去通报。

不多时，有三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一人五十多岁，国字脸，面相和善，手中拿了一串佛珠，是大理寺卿彭卓；一人四十多岁，脸形偏方长，一字眉，脸色较为肃然，是大理寺少卿张烨；还有一人十分年轻，二十多岁，面相清秀，行止书卷气极浓，是大理寺少卿朱越。

三人都是疾步走出。

叶裳站在门口，对着三人笑着拱手：“劳烦三位大人出迎，叶裳受宠若惊。”

彭卓笑呵呵地说：“叶世子哪里话？听闻世子昨日大病了一场，今日一早便接到了皇上的圣旨，可是上午并没有来，本官以为世子今日歇上一日，明日再办差事，没想到叶世子今日就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世子的病可好了？”相较于彭卓说了一大番话，张烨却是言语简洁。

朱越则一言未发，只拱了拱手，连言语都省了。

叶裳笑着说：“不敢耽搁查案，歇了半日，身子好些了，便赶紧来了。”

一句话，回了两个人，同时对朱越笑了笑，以示打招呼。

三人连忙请他入内。



千寒和苏风暖依旧止步在了门口。

大理寺位于重阶重职，同样隔音极好。

叶裳同样待了半个时辰，便出了大理寺。

苏风暖打量了三人一眼，彭卓的面色不是太好，早先眯到眼底的笑如今有些僵。其余二人倒是面色如常。尤其是苏风暖抬眼轻轻飘飘地只打量了一眼，那年轻的朱越却似有所觉，转头对她看了过来。

苏风暖装作没发现他打量的视线，跟在千寒身旁，随着叶裳往外走。

叶裳与三人告辞，上了马车，千寒和苏风暖并排坐在了车前，离开了大理寺，并没有回容安王府，而是直奔皇宫而去。

三人目送叶裳马车走远，彭卓看着皇宫的方向，脸色有些僵地说：“叶世子接了圣旨，没先去皇宫见皇上，歇了半日，反而去了刑部又来了大理寺，如今才去皇宫，你们可知道，这说明什么？”

张烨摇摇头。

朱越道：“叶世子这是在敲山震虎。”

彭卓点点头，对二人摆摆手，折回了院中。

马车上，苏风暖小声问叶裳：“那个最年轻的大理寺少卿叫什么？”

“你是说朱越？”叶裳挑眉。

“他叫朱越吗？年纪如此之轻，就已经是大理寺少卿了。这个位子不是靠出身就能坐上的吧？”苏风暖道。

叶裳“嗯”了一声：“他是湘郡王的外孙，湘郡王的女儿嫁了一个寒门学子，姓朱，生有一子，就是朱越。湘郡王的女儿生下他后大出血死了，过了两年，他的父亲也病死了。他自小在湘郡王府长大。不过他能成为如今的大理寺少卿，却不是依靠湘郡王的关系。他是南齐一百二十九年的状元，六年的时间，一步步坐到了大理寺少卿的位子。”

苏风暖了然：“怪不得呢，有那样一双聪明识人的眼睛，再加之有才学，官途自然一帆风顺了。”

叶裳点头：“他的父亲是寒门学子，他的外祖家是勋贵。御史清流们都对他颇为照拂，勋贵们碍着湘郡王的面子自然也不会为难他。”

苏风暖颌首，问：“他娶妻了吗？”

叶裳扬眉：“你问这个做什么？”

“就是问问。京城里掉一块砖瓦，砸到十个人，九个是官，剩下一个就是官的亲戚。尤其是姻亲盘根错节。”

叶裳摇头：“他还没娶亲。他府中只他一人，一无公婆可侍奉，二来他年纪

轻轻前途无量。不过他至今没定下。”

苏风暖不再问了。

叶裳却说：“他长得不太好，你别打他的主意。”

苏风暖一时失语，她看着很像饥不择“嫁”吗？

马车来到宫门前，叶裳下了马车，苏风暖和千寒解了佩剑，跟在他身后，进了皇宫。

以前来的时候，大概是由于身份是苏府小姐，苏风暖总感觉不舒服，再好的晴天，头顶都像罩着乌云。如今扮作叶裳的护卫进宫，全然没那种阴云了。

进了宫门，听闻皇上昨夜一夜未睡，熬到下了早朝，便回寝宫去休息了，如今还在寝宫。叶裳转路去了皇上寝宫。

来到宫门口，还未着人禀告，恰巧太后的凤驾也来到了皇上的寝宫外。

苏风暖看了一眼天，太后偏偏这时候来到皇上寝宫，这是找皇上，还是为了堵叶裳？她收回视线，瞅了叶裳一眼，见他面色如常，她眼观鼻，鼻观心，与千寒一起，站在他身后。

太后下了凤辇后，叶裳给太后见礼，声音一如既往懒洋洋的，嘴角噙着笑：“太后千岁。”

太后由宫女扶着，脚落到地面后，瞅着叶裳，面带微笑：“叶世子身子骨可好了？”

叶裳笑道：“托太后的福，又活蹦乱跳了。”

太后笑着打量他：“哀家听说叶世子今早接了皇上的旨意，主持彻查东湖画舫沉船案和灵云大师被刺案？以前皇上传十次，你有八次推托不进宫，今日哀家不曾听闻皇上传你，叶世子倒自己来了。看来皇上给你找了事情做，就不一样了。”

叶裳向寝宫内看了一眼，里面没人出来，他笑着说：“我如今也依旧不想进宫，宫里规矩太多，进一趟宫就扒了我一层皮。只是东湖画舫沉船案和灵云大师被刺案连在了一起。皇上下了命令，交给了我，圣旨都下了，我总不能抗旨。抗旨可是要诛九族的，虽然容安王府就我一个人，可是九族也包括太后您啊。我这不是舍不得您受牵累吗？”

太后喷笑：“就你这张嘴，哀家说不过你，不过皇上既然将如此大案交给了你，你就好好办案，切莫叫皇上失望。你再怎么混不吝，身体里也流着容安王的血，不能一直荒唐下去。你父王像你这么大时，早就带兵打仗，威震北周了。”

叶裳弯了弯嘴角：“谨遵太后教诲。”

太后摆手：“哀家能教诲你什么？哀家老了，既然你有公务找皇上，哀家就



不进去打扰皇上了。”话落，她搭着宫女的手转身，重新上了凤辇。

凤辇起驾，她又折回了慈安宫，自始至终，没注意到叶裳带的两名护卫。

苏风暖看着太后凤辇离开，抬起头，眨了眨眼睛，想着太后果然是听到了叶裳进宫，单独来堵叶裳的，表达完自己支持他查案的意思，连皇上寝宫的门也不进，便折回去了。

她此举是为了表态她和东湖画舫沉船案与灵云大师被刺案没关系吗？

不过圣旨已下，她再一味阻挠，也于事无补了。

太后能在后宫呼风唤雨，制衡南齐朝堂这么多年，自然不是个没脑子的。皇上起用叶裳，若是叶裳办好此案，那么，他在朝堂站稳了，以他为向心力的宗室一定会借势而起，再加上皇上扶持，到了足够与国丈府抗衡的地步，皇室强盛，外戚就会势弱。太后掌控了皇上大半辈子，皇帝积攒的不满爆发后，国丈府的未来可想而知，她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

所以，不管东湖画舫沉船案、灵云大师被刺案与太后有没有关系，太后都不会让叶裳查案太顺了。国丈府应该也不会。太后如今这样表态估计也是做给皇上和朝臣看的，私底下就不好说了。

这时，寝宫的门打开，一个小太监跑了出来，对叶裳见礼：“叶世子，皇上请您进去叙话。”

叶裳拢了拢衣袖，进了皇帝寝宫。



## 第二章 纵马横街

皇帝寝宫内，叶裳与皇帝又谈了什么，苏风暖不知道，但叶裳出来的时候，嘴角是挂着笑的，显然心情很好。每次苏风暖点头答应了他什么事情时，叶裳就会露出这种满意的笑，像是一只狐狸。

苏风暖忍着出了宫坐上马车后，才压低声音问他：“你让皇上答应了你什么？”

叶裳“嗯”了一声，笑吟吟地说：“答应将你嫁给我。”

苏风暖啐了他一口：“滚。”

叶裳的好心情一下子被她这一个字打击得没了，没了声音。

苏风暖想着东湖画舫沉船案、太子被下毒案、灵云大师遭刺杀案，以及易疯子自尽而死，发生了这许多事情，皇上怎么还有空关心她的婚事？自然是不可能的。

她等了叶裳一会儿，忍不住挑开帘子，见他郁郁着一张脸，靠着车壁坐着，好心情荡然无存，她咳嗽了一声：“我与你说正经的呢，你没个正经的，做你的护卫着实辛苦，跟着你跑了半日了，一口水都没喝，渴死我了。你若是不理我，我走了啊。”

叶裳转头看向她，脸色依旧郁郁：“嫁给我就让你这么不愿意？”

苏风暖一噎，反驳说：“不是愿不愿意的事。”

叶裳盯着她：“那是什么事？”

苏风暖受不了他的眼神，放下帘幕，干脆放弃问他得了皇上什么好处这么高兴，小声说：“你不说拉倒，我不问了还不成吗？跑这半天你不累？还有力气跟我扯这个。”

叶裳冷哼一声：“你昨日答应一直陪着我的。”

苏风暖额头青筋突突地跳了跳，没好气地说：“陪，陪，陪，小祖宗。”